



党的文献史料选编

第三辑

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局出版

# 党内交通史料选编

## 第三辑

(内部读物)

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局编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党内交通工作片断 .....    | 许光庭( 1 )  |
| 哈尔滨秘密交通站 .....    | 刘志敏( 11 ) |
| 空中交通线 .....       | 陆元斌( 17 ) |
| 勿县第十二交通站 .....    | 赵子卿( 20 ) |
| 我们的秘密交通线 .....    | 张大中( 29 ) |
| 神交通 .....         | ( 34 )    |
| 背着粪筐送情报 .....     | 宋尚忠( 39 ) |
| 给党传送文件 .....      | 冯树章( 42 ) |
| 我是有名的大胆儿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 ——忆交通工作中的片断 ..... | 吴瑞英( 47 ) |
| 任河县八区秘密交通站的情况     |           |
| .....             | 杨明义( 54 ) |
| 党内交通的组织形式 .....   | 杨连山( 56 ) |
| 在区交通站工作 .....     | 李献跃( 61 ) |
| 民兵英雄王福熬勇送情报 ..... | 张树文( 66 ) |
| 冀南五分区景县交通站 .....  | 姚建华( 71 ) |
| 夜间送信 .....        | 董延俊( 75 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我在天津做地下交通工作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何志文 ( 77 )          |
| 铁路武交队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童新远 ( 84 )          |
| 护送邓小平同志去延安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| 姚 兰 ( 91 )          |
| 回忆战争年代河南党内交通工作<br>.....              | 杜征远 ( 100 )         |
| 四十年代初期河南地下党的交通工作<br>.....            | 崔贻钦 ( 118 )         |
| 地下交通显神威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徐德义 ( 127 )         |
| 打通去中央的干线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管兆修 ( 134 )         |
| 赤胆忠心为革命<br>——回忆山东战邮交通员的英雄事迹<br>..... | 林恒非 孙士修 张钦沛 ( 148 ) |
| 武装交通队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刘忠孝 ( 155 )         |
| 机智勇敢的小交通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韩 川 ( 159 )         |
| 苏北盐阜区敌后交通 ( 邮政 ) 工作<br>.....         | 王雨沛 ( 164 )         |
| 淮安县交通员英勇斗争的事迹<br>.....               | 王雨沛 夏建中 ( 173 )     |
| 华中局城工部三年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张承宗 ( 175 )         |
| 护送陈毅同志赴延安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曾昌明 ( 185 )         |
| 巧过封锁线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邵剑秋 ( 193 )         |
| 地下交通线上的日日夜夜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姚明达 ( 201 )         |

## 浙东在上海的地下交通站

.....李青山 胡其清(215)

风雨交通站 .....路 云(222)

盱眙嘉县的党内交通 .....吴学英(229)

古林区交通站 .....徐笑奇(236)

广东大埔通往闽南的交通线 .....刘 旭(239)

石印交通站 .....叶左恕(258)

“三八站” .....李子芬(261)

## 战斗在新兴县窰洞村交通站

.....鲁 焰(267)

敌后交通线 .....张进先(276)

红色联络站 .....高天梅(285)

西山送信 .....黄荣章(293)

## 抗战时期川东特委党的交通

.....林 蒙 胡 明(298)

我做川东特委的内交通 .....陈予人(304)

关于地下撤退站 .....林 蒙(306)

## 云南地下党的一些交通、情报工作

.....李淳生(308)

# 党内交通工作片断

许光庭

党内交通是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工作，尤其是党处在地下环境中，更为重要。她是沟通上下关系的纽带，也可以说起着血管的作用。党一向重视交通工作的建设。中央到达陕北后，成立了党的交通部门，在中央组织部内成立了第二科；后又成立了机要交通局（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）。抗美援朝开始后，成立了全国性（包括朝鲜前线）的军邮系统。朝鲜战争结束后，撤销军邮改为机要交通。党内交通工作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，人员随着工作需要而变动。党内交通工作大体上可分大革命时期，抗日战争时期，解放战争时期，抗美援朝时期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五个阶段，各有各的条件和特点。

—

在土地革命时期（一九三四——三六年之间），我没有当过正式交通员，但是代办过这项工作，经常往返于塘沽和天津之间。除了汇报工作和领任务外，顺便带些党刊，如《火线》、《斗争》、《华北烽火》和《华北评论》半公开刊物。带的方法是到商务印书馆或世界书局买几本杂志或书，用它的包书纸把文件

包好，拿着上了火车放在行李架上，人坐在对面，若有人问，不理他，实在需要作答时，就说刚才好象有个人放在那里的。可是每次都没有人问，就这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往返多次，没出过事。后来上级领导同志知道了，和我说：“一个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，不应该带文件。”我当时是塘沽党的特别支部书记。从此我就不带文件了。

## 二

一九三八年二月我由白区转到延安抗大学习。在延安遇上在天津一起工作过的于克成同志，他在中央组织部二科（交通科）工作。他叫我毕业后到二科去工作，这是党的机要工作。八月在抗大毕业后，经中央组织部分配到二科。二科科长是王林同志。经过短期的学习，不久被派到西安交通站工作。站的负责人是刘维同志。分别担任各线路交通工作的交通员有褚景堂、吴国天、王少卿、王凤山和许荒田等同志。

我第一次执行任务是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（中共中央长江局）。这时日寇已占领了山西的风陵渡，正隔着黄河炮轰潼关至阌乡段。晚上八路军办事处的小汽车送我到火车站，我带着文件和公开书刊，坐陇海铁路快车转往汉口。我一上车见有一个人躺在车厢的那头，我在这头坐下来，整节车厢就我们两个人，各坐各的，谁也没理谁。火车到了潼关前一站，为了不暴露目标，车停下来，烧汽、压火，熄灭灯光，然后悄悄地由潼关开到阌乡。闯过炮轰地段，又要躲避敌机的轰炸，所以时常下车。到郑州时，不能继续前进。据说前边铁路被敌机炸坏了。

这时车上的旅客多了起来，有个军人坐到我的对面，他是

武汉驻军。我盘算着，我没到过汉口，临前线近的地方，检查一定很严，怎样安全通过检查，到达汉口办事处完成任务？这个人是否可以利用一下？火车停停走走，由郑州走了几天也没过去广水车站。我观察他不买饭吃，谅是车走的时间长，路费带少了。我就主动地和他攀谈，果然我的判断没错。以后买吃的时我总是多买些送给他，渐渐和他搞熟了，知道他原是西北军孙连仲的旧部，有许多朋友在我军工作。谈的比较近乎了。在停车防空时，他主动地帮我的忙。到汉口后，他帮助我把“麻袋”搭出了火车站，检查员连问也没问。原来担任检查的部队，就是他所在部队。他还给我雇了一辆车，把我送到八路军办事处。返回西安时，钱之光同志又交给我新的任务，把中国红十字会一个大队、两个分队的男女医生和护士以及医疗器材护送到西安办事处。我和红十字会的墨大队长撺上头后，就随红十字会发的车皮出发了。当火车到了东篁店车站时，不能前进了，一打听才知道日寇已占领了李家寨车站。我估计日寇占领了铁路线的地方，是不易收复的，即使收复了也不会马上通车。假若国民党的军队溃败下来，这五十多人的安全和两车皮器材必遭损害。在这儿等下去，有害无益，应迅速返回汉口。我向墨大队长提出我的看法和意见，他同意后，我即去车站与站长交涉。这位张站长是个青年人，对我军表示同情，当时满口答应。晚上有送伤兵去汉口的火车，我们这两个车皮挂在伤兵车上，很顺利地返回了汉口。到了汉口，我向钱之光同志汇报了情况，得到钱之光同志的表扬。

由于中国红十字会的人去我军前线服务的心切，经钱之光同志同意组织了七辆汽车，奔赴西安。因汉口周围大水，汽车不能行走，只好绕道长沙经沙市、老河口、陕南到西安。



一九三八年十月十日由汉口渡过长江，自武昌出发，夜间到了长沙。经公安，渡长江到了沙市。这里就是三国时代“借荆州”的江陵。休息了一天，出发到了古代用兵之重镇襄阳和樊城。从商南到龙驹寨时，遇上罗炳辉同志。他回新四军去，我向他汇报了沿途的情况。他告诉我，武汉、广州已沦陷，並向我介绍了“长沙大火”和到西安沿途的情况。我们离开龙驹寨当天到了西安，胜利地完成了任务。红十字会的医疗大队很快地开赴前线，为我军服务去了。

回到西安，听同志们说有个别庭芳司令，是内乡和淅川一带的土皇帝，他管辖的地方不交国税，国民党对他也没有办法。他们若是捉到你，准要杀头。回想起来倒有点后怕。

十二月下旬，组织又派我去重庆。这次与去汉口是不同的，当时遇到的是军人，不那么懂政治。这次所走的线路，遇到的将是搞政治的宪兵。武汉和广州已沦陷，国民党正酝酿着向日寇投降，降日必反共。在这样的情况下去重庆比去汉口要艰难得多。这次的任务，除送文件外，还护送参加六中全会扩大会议的代表。走之前，刘维同志告诉我汉中这个卡子难对付。本可不住汉中，但吴芝圃同志在汉中等着，有事要交代。

从西安出发坐的是一辆老“福特”，幸而有位技术高超的杨师傅驾驶。在汉中还好，没怎么为难，没想到在宁强县遇到了刁难。宁强本是个偏僻的县，过了宁强，就到四川境内，检查很严。按规矩对军用车不应如此。我告诉同志们吃完饭都睡觉，不要作响。来检查的是个宪兵少尉，他把汽车上的物品都翻遍了，有的书一页一页地看。我看这是故意刁难，就说：“同志（国民党也称同志），咱们都是为了抗日，各负各的职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宾朋。今天兄弟走到你的管辖区，多方便了，交个朋友

吧！在外供职的人，把路子放宽些，是有好处的。”他说：“是的，是的。”就不那么刁难了。车算检查完了，又要到屋子里看看。我说：“同志们几天行军太疲乏了，都睡了。”一面说着一面把他领到我和杨师傅的住所，简单地看了一下。我又说：“明天要走的很早，不去麻烦你了，重庆有事要办吗？我可以代劳。”意思叫他把护照还给我。果然他把护照给了我，我就走了。离开宁强到了广元，正好是一九三九年元旦，大家在这里过了年。

我们平安地经成都到了重庆，完成了任务。休息待命期间，帮助办事处做些工作，如陪护董老去防空，给董老抄写《关于民族问题的提案》。有一天周副主席叫我去，把柯棣华大夫介绍给我说：“给你介绍个朋友，他们是印度援华医疗队到我军服务的，要去西安办事处，一路要照顾好。”

返回时，我们尽量不住检查站所在地，避开宁强。这次行车是按计划走的，出了川境，中午到了汉中，我主动下车，向检查站的人员道了辛苦，把准备好的两捆甘蔗拿下来送给他们，没有为难我们，看看护照就放行了。一路平顺地到了西安办事处。

一九四一年我被调到中央机要交通局。负责人是吴德峰同志，由任弼时同志亲自领导。后分配到晋西北站工作，站负责人是宋任远同志，后来他回延安，由我负责。这个站的任务是把派遣到敌占区的同志送出根据地。经我送出的有去包头和太原的两起。出发以前，让他们看一些敌伪报刊，熟悉敌占区的情况，研究工作方法与一些技巧。到游击区给他们搞“良民证”，找能带出根据地的统战关系，把能在敌占区住下去的一切手续都办理妥当。到敌占区比国民党统治区要难得多。

### 三

日寇投降后，我们由延安出发，日夜兼程奔向东北。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，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初，到达沈阳。在东北局，见到林枫同志，叫我干老行当，组织部调了一些经过冀中“五一”反扫荡锻炼的县区干部，有张殿恒、周学、肖纯、肖杰、李佩绅、申万祥、王铭周、范树涛、王敬、李强、周来兴、康鸿勋、张惠民、郭俊廷、李振伦等同志，组成东北局交通科，我任科长。

当时东北刚解放，人地两生，又非常混乱，到处打枪，每天都有被打死的人。

伪满的军、警、宪、特，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地下军，他们到处为非作歹。当时苏联与中国政府有条约，东北必须交给国民党政府，苏联红军只能在暗中给我们一些资助。这对我们是不利的。

东北局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下旬由沈阳转移到了本溪。一九四六年元旦，彭真同志作了形势报告，要交通科分别传达到北满和西满与陈云和李富春同志。这次任务是我布置的，由肖纯同志执行。鉴于当时东北局和北满分局联系时有中断，确定不带文件，要肖纯把传达的问题写成文字，背熟。肖纯同志没有去过哈尔滨，不熟悉，而申万祥同志少年时期在哈尔滨学过徒，还有一个亲戚住在哈尔滨，决定叫他同肖纯一块去。他们到哈尔滨时在这个亲戚家住了一夜，第二天一早雇马车去宾县。当时，北满分局住在宾县，对外称松江军区。分局书记是陈云同志。到宾县找到了分局，陈云同志接见了他们並当面作了指示，

肖纯同志记录下来，晚上背熟，然后烧毁。第二天分局机关派车送他们到哈尔滨郊外，他们又雇马车回哈尔滨，住在中苏友好协会。两天后经哈尔滨乘火车到辽阳下车，又由辽阳步行回到本溪。回本溪后，又按记忆写出书面材料。过几天向彭真同志、林枫同志当面作的汇报。

去西满与李富春同志联系的是周学同志。这条路线要经沈阳转新民县往西北到齐齐哈尔。但怎样走呢？需要有一个向导，只要带到新民县，以后就可以自己走了。碰巧，我们刚到本溪收下一个青年，经了解他是新民县人。我们研究，叫这个人带着周学。出了新民县以后，这个人就开小差了，剩下周学同志自己在人地两生的情况下，边走边打听，非止一日，到了齐齐哈尔见到了李富春同志。又开辟了一条线路。

#### 四

一九五〇年，抗美援朝开始了，我正任佳木斯市委书记。十二月份接东北局电报，交待工作后到东北局报到。全国成立军邮局，让我筹建东北军邮局（包括朝鲜前线）。任命我为局长，由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双重领导。以东北局和省委交通科为基础，根据需要设一办公室和一、二、三科，办公室主任张建；一科科长周学，二科科长张××，三科科长申万祥。建立保密、收发登记、保管、传递等项制度。

将东北境内与朝鲜前线的所属部队都编成代号，登记所驻地点，以便投递。

在东北军区军事通讯学校训练了专职交通人员。

在有邮政车的火车上开辟军邮办公处，沿站投递和接收。

派出人员在朝鲜前线每个后勤分部设一个支局，必要的设站。共设五个支局和几个站。由局派出人员去建立。

辽东省军邮分局，设在安东（现丹东市）。去朝鲜前线都要经过这个分局，它任务重，所以人员与车辆比其他分局多些。分局局长是王达同志。

由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下旬至一九五一年四月，东北境内各级军邮组织都建设完毕，已开始工作。朝鲜前线一面建立机构，一面工作。

为了掌握朝鲜前线交通情况，我和申万祥、门常玉等同志先到安东分局，听了王达同志的汇报后，傍晚过了鸭绿江到了朝鲜。沿途都是美帝国主义飞机炸的瓦砾，几乎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子，就连稻田地里都是炸弹坑。桥梁炸塌了，路炸断了，汽车不能开灯，全摸着黑走，时常发生事故。过了顺川，第三天到了成川君子里。在这里召集了能来的几个支局局长开了会。这里比较隐蔽，有我们的电台组，山洞里有朝鲜的兵工厂。

由君子里到三登，是一夜的路。三登是后勤一分部所在地，有一个支局在此。后勤一分部住在山洞里，见到了李承昆部长和孙力余政委。支局住沟口的平房里，见到了支局局长刘存义同志，了解了支局的情况。有一次我们正吃早饭，敌机突然顺着山沟低飞过来，把我们堵在房子里，大家就地隐蔽未动，当敌机飞过去时，就向防空洞移动，又飞过来，再隐蔽。我看到同志们所处的工作条件是非常艰险的。但是，大家对抗美援朝的认识比较清楚。以艰苦为荣，善于思考，机智勇敢，是可以打破敌机封锁的。如从阳德到君子里的军邮车，就是大白天开过来的，并且安全到达。朝鲜人民对志愿军是十分热爱的。我们由君子里去三登几天不回来，他们就放心不下。等我们安全

返回时，“阿妈妮”（朝语妈妈）特别高兴。

八月我到北京参加军邮总局召开的全国军邮工作会议，对工作方针更明确了。军邮由初建走上正常阶段，各方面都有了秩序，今后就是巩固和完善了。

全国军邮工作会议开过以后，我将会议精神，在东北各分局局长会议上进行了传达，做了部署，后来我接受了新的任务，调到满洲里地区工作。

抗美援朝胜利结束以后，军邮局体制有了改变，撤销军邮局改为东北行政区机要交通区局，后又改为省交通局，省交通局又改为省委交通科。

在朝鲜前线牺牲了三位军邮战士，他们为党的交通工作献出了自己的生命，这是永远值得交通工作者追念的。

还值得记述的是申万祥同志。他自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来到东北局交通科，无论在交通科还是在军邮局，他都能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。我们转移到哈尔滨，与东满的陈云和肖劲光同志联系，他几次往返哈尔滨与临江之间。那时候由哈尔滨到临江是件不容易的事，这地方全是山区，完全靠肩背，每天背几十斤重的“东西”，跋山涉水数十里，同时走的全是新解放区。饿了啃点冷苞米面饼子，冬天渴了吃几口雪。申万祥同志没叫过苦，总是情绪饱满地去完成党给的任务。

一九四八年他从哈尔滨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，与党中央联系，见到了毛泽东主席、刘少奇、周恩来副主席，胜利地完成了任务。

申万祥同志在组建东北军邮局工作时，是三科科长。他长期从事党的交通工作，热爱这项工作，对东北和朝鲜前线党的交通工作是有贡献的。

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七日

（本局业务处征集）

# 哈尔滨秘密交通站

刘志敏

我家住在海伦县城内，小时候念了三年书。一九三〇年我十九岁，与海伦县城的李雷炎同志结婚。

一九三一年“九一八”事变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。到处杀人放火，残害百姓。李雷炎见此情景，义愤填膺，毅然离家，参加革命进行反满抗日活动。

一九三二年初李雷炎回到海伦，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。用家里的一间房子开设了一所“三三医院”<sup>①</sup>，以此作为掩护，实际上是党的秘密交通站。院长李雷炎，还有两个医生，我的身份是院长的家属，实际是和李雷炎一起做秘密工作。凡是路过海伦到哈尔滨开会或巡视工作的我党人员都住在这个医院，我给做饭吃，他们开会时我给放哨。发现有可疑的人就出来装做看病。李兆麟同志常常到“三三医院”指导和帮助雷炎开展工作。以后雷炎同志离开海伦，受党组织的派遣到珠河县工作。我也提出出外参加抗日工作，李兆麟同志同意我到哈尔滨工作，我心里非常高兴。当时家庭阻力很大（父亲去世，两个弟弟还小，母亲不让走，婆婆公公也拦阻），但是

---

① 注“三三医院”三个人开的医院的意思。



我抗日的决心更大。

一九三四年二月的一天，我身穿藕荷色的旗袍，按照李兆麟同志的指示，来到了哈尔滨。李兆麟同志亲自到火车站接我，并把我送到道外的一家客栈住，我在店簿上登记的名字是刘淑琴。他说：“小刘，你先在这里住一宿，明天来一个女人接你，她穿翻毛皮大衣，南方口音。”第二天，来接我的是赵一曼同志，她把我接到道里中央大街的一所俄式小房子里。那时赵一曼同志的爱人刚刚被捕，敌人对她十分注意，她不便出门，所以我的任务就是交通工作，外出送信、转递文件和买生活用品等。我们的饮食很简单，我的生活费用都是组织发的。赵一曼同志为了避免敌人的怀疑，穿戴是富人或大学生的模样。我有时装扮成学生，有时又是女工的装束。虽然赵一曼同志爱人被捕了，但她照常做革命工作。

有一天冯仲云和薛雯夫妇来我们这里，给赵一曼同志布置了去“老巴夺”<sup>②</sup>建立关系的任务。我和赵一曼同志两个人，天天在“老巴夺”烟厂门口堵下工的工人，问她们：“你们这里还用女工吗？”这样天天去堵，天天去问，花费了一个来月的时间，认识了两个卷烟的女工，并和她们拜了干姐妹，有时下班一起走，了解工厂情况，厂长对工人好不好？工资开多少钱？女工说：“挣不多少钱，刚够维持吃的，来晚一点都不行，日本人很凶，我们不来做工是不行的，一天不来生活就够呛。”

一九三四年的四、五月间，有了解赵一曼同志的人被捕，组织为了赵一曼同志的安全，便调她到珠河中心县委工作。后来赵一曼同志被捕英勇牺牲，敌人说赵一曼“红装白马，山腰

---

② 注：“老巴夺”当时是外国资本家在哈尔滨开办的烟厂，即现在哈尔滨烟厂。